

屡遭迫害 大庆关兆起、郁桂香夫妇先后含冤离世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法轮功学员关兆起、郁桂香夫妇，因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信仰，屡遭中共迫害。关兆起曾遭公安、国安绑架抄家，电棍电、酷刑、非法判刑、监狱摧残，残酷折磨使他身心严重俱损，与之先前判若两人，出冤狱只十个月零八天，于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不幸含冤离世，时年56岁；郁桂香曾被多次绑架抄家，被洗脑、毒打、不明药物打针、酷刑折磨、流离失所等迫害，身心遭受极大伤害，于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九日含冤离世，终年70岁。

关兆起、郁桂香夫妇得法经历

关兆起，身高1.82米，大专毕业，原大庆石油管理局建材公司防腐管道厂副厂长兼工会主席（科级干部，二零零零年被迫买断失业）。关兆起于一九九六年五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牢记真、善、忍做好人，久治不愈的病毒性心肌炎、心脏偷停、肺炎、腰肌劳损、双腿常年酸痛、习惯性流鼻血等顽疾全都好了，他深刻体会到法轮功的神奇。他还改掉了爱喝酒、打麻将的恶习。遇事能为他人着想，无论走到哪儿，人们都能感受到他的乐观向上、真诚与祥和。

郁桂香，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生于上海，身高1.70米多。她原在大庆石油管理局技术开发实业公司（后改为东昊有限公司）经营管理部担任基建审计（预算）工作。一九九六年五月她学大法后，身心受益，过去的心脏病、膀胱炎、卵巢囊肿、腰酸背痛等各种顽疾全部不治而愈；道德也回升了，待人真诚热忱，善解人意，工作中不再利用职务之便收红包了，认真负责审计每项工程，曾获得好评，每年可

给单位节省一千多万元的资金。

关兆起、郁桂香夫妇遭迫害事实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至至今，独裁的邪恶中共血腥暴政，肆意攻击、打压教人向善的法轮大法，血腥迫害法轮功修炼群体，其中关兆起、郁桂香夫妇所遭遇的残酷迫害并非个案，也只是众多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之中的冰山一角。

1、关兆起、郁桂香夫妇依法上访遭遇

二零零一年元月一日，关兆起、郁桂香夫妇依法去北京上访，在天安门广场，夫妻俩各自打出“法轮大法好”的横幅。关兆起被三、四个便衣打倒在地，拳打脚踢。夫妻俩被拖上警车，在警车上，警察用电棍电关兆起的脖子，并抢走他兜里的钱，把他俩绑架到天安门前门派出所，因为不报姓名被编上号，然后劫持到北京房山区看守所。

关兆起被房山看守所非法关押半个月，右腿从臀部到膝盖处被看守所警察打成黑紫色，伤势严重，用人搀扶才能走，过后两个多月才好。当时关兆起的单位书记姜佰超逼迫他家人交七千元钱，作为他们来往北京劫持关兆起回大庆的费用，钱至今未还。

郁桂香被从房山区看守所带到闫村派出所，陆姓警察把她一只手紧铐在窗户栏杆上，一只手紧铐在暖气管上，并打开窗户冷冻，双手被手铐勒得没有知觉。郁桂香仍然不报姓名，拒绝问话，陆姓警察凶残地毒打她，拳打脚踢、扇嘴巴子，一直打了七个多小时，她从头到脚被打得遍体鳞伤，直到打得在地上起不来才罢休。当时郁桂香坚定一念：“我既然来了就不能给大

法抹黑。”第二天，警察又把她铐在走廊暖气管上站了一天，四十八小时后，又送回房山区看守所。

在房山看守所，郁桂香绝食抗议迫害，恶狱警给她戴了九天手铐、脚镣，手铐和脚镣连在一起，致使她坐不了躺不下，天天被狱警、恶犯拖出去残忍地灌食、毒打、拽头发往墙上撞。郁桂香绝食到第十七天，身体被折磨的非常虚弱，才被无罪释放。

郁桂香从北京回家后，单位追问她到哪去了，她没说，单位就无理停止她工作，把她劫持到单位办的“洗脑班”一个半月。单位党委副书记曹书成、党委副书记黄宪柱，逼迫郁桂香写放弃信仰的“三书”，她拒绝邪恶转化。单位以郁桂香炼法轮功为由，不让她做重要审计工作，发配到基层，并扣掉她三千元年终奖金和二千多元工资。二零零一年，郁桂香被迫买断工龄（失业），不上班了。

2、关兆起、郁桂香夫妻被安监局绑架遭遇

二零零二年九月六日，关兆起、郁桂香夫妇被省安全处、大庆安全局、公安、便衣、武警等十几个警察暴力绑架、非法抄家，关兆起正当抗议，一警察抓起他家大切纸刀的铁把，猛砸关兆起脑后，他晕了过去，头部流了很多血，安全局恶人给关兆起戴上手铐，头上蒙上床单抬下楼，当时目击者看到床单上都是血。

郁桂香也被警察用拳击头，打倒在地，多个警察按着给戴手铐，并把头蒙上，郁桂香喊“法轮大法好”，嘴被堵上，几个警察拎着手铐就从四楼把郁桂香拖下楼，她全身重量都压在手铐上，手铐卡到肉里，勒得肉和骨头剧烈疼痛，她被拎出六十多米远(转下页)

(接上页)才上车。

夫妻俩被绑架到大庆市安全局“招待所”，关兆起双手被反背铐在椅子上，手铐勒进肉里，遭到张副局长等恶徒毒打，酷刑折磨。五天后，安全局通知家人给关兆起送换洗衣服，拿回家的衣服上全是血。关兆起被安全局“招待所”酷刑折磨半个月，送进大庆看守所非法关押。

郁桂香被拘在安全局“招待所”另一房间，一只手被铐在椅子上五天五夜，安全局局长林志胜、副局长王希彦等四、五个恶人，以种种莫须有及扣上和国外“反华势力”联系的罪名，对郁桂香一天三次非法审讯，并实施软硬兼施、剥夺睡眠、人身攻击、打耳光、侮辱谩骂等流氓手段。恶徒还疯狂烧毁大法师父法像，逼迫郁桂香放弃信仰，她正义拒绝，一直被恶人折磨得脚肿得很高。十天后，郁桂香被送进大庆看守所405监室非法关押。

郁桂香要求看守所无罪释放，立掌发正念，被韩姓女狱警狠踢胸部（导致日后经常咳嗽），反背戴手铐，郁桂香喊“法轮大法好”，被四、五个恶犯按住，拿擦厕所的抹布往嘴里塞。过后郁桂香要如厕，要求打开手铐，狱警不给打开，她绝食抗议，韩姓女狱警罚全监室犯人码坐，株连犯人仇恨郁桂香并对她侮辱谩骂。郁桂香不配合码坐，韩狱警又指使七、八个犯人折磨她，对她拳打脚踢，反复几次把她从地上扔到铺上，脸被磕肿，身上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发被薅掉很多，前胸右肋骨处被踢出鸡蛋大的黑包，疼痛使她躺不下、坐不起来。

一天早上犯人报号，郁桂香要求白所长无罪释放，并喊“法轮大法好”！白所长指使一帮狱警一拥而上，对她拳打脚踢，然后胡姓女狱警又指使犯人毒打她一顿，把她拖到特制的铁椅子上坐一天，两只脚和胸部被卡死不能动。由于郁桂香坚持正义，不

配合看守所恶行，多次被凌辱毒打，身体被摧残的行动不方便。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郁桂香被让胡路西宾派出所片警庞福成等劫持到萨区拘留所继续迫害，关进禁闭室，她仍不配合无理要求，拘留所恶狱警于洪军和教导员凶残地用皮带抽打她头部，连踢带踹她双盘着的腿，直打得她遍体鳞伤才罢休。

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一日，郁桂香被非法劳教三年，送到黑龙江省女子戒毒劳教所，体检时拒收，于同月二十五日被释放，此次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零二十天。

3、关兆起被枉判六年，狱中惨遭摧残，出狱后含冤离世

二零零三年五月，关兆起被大庆610、公检法以“破坏法律实施罪”遭司法构陷，被让胡路法院非法判刑六年，二零零三年六月二日被大庆看守所劫入大庆监狱迫害。

在监狱，关兆起仍坚持信仰，一切权利被剥夺，并遭到关小号、毒打、灌食、电击、残忍地酷刑折磨。

二零零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关兆起被监狱狱警搜出身上的大法经文，被副狱长王英杰关小号十五天，吃饭不让用筷子让用手抓，不给被褥，让睡在冰凉的铁皮铺上。

二零零四年三月下旬，监狱七监区逼迫法轮功学员必须在三天之内“转化”（放弃信仰），写诬蔑法轮功的“五书”，不写就不让睡觉，罚站到“转化”为止。关兆起拒绝转化，被连续罚站两天。监区长李凤江见同监区的良知犯人不忍心迫害关兆起，就把关兆起调到十四分监区，指使恶犯对他大打出手。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一点半，十四监区恶犯头子范兆尧指使包夹犯人把关兆起拖到库房，绑在二十厘米宽、两米长、两块成十字形的板子上。问炼不炼了？关兆起说炼，恶犯范

兆尧抡起拳头朝他脸上左右开弓打了二十多拳，边打边邪恶地说：

“我让你炼，我让你炼。”范兆尧打累了，就指使包夹犯人钟海滨、李来权、李大威把关兆起拖到走廊，继续拳打脚踢，恶犯李大威用刮铺木板专砍关兆起的膝盖，李大威和李来权用烟头烫关兆起十个手指甲，边打边问写不写？关兆起说不写，又用棍棒、皮管子抽打，期间关兆起被打昏死过去三次，每次都拖到洗手间用凉水浇醒，继续打，关兆起的后背全部被打成黑紫色，脸部被打变了形，满口牙被打松动（两颗门牙分离约五毫米远），直打到开晚饭时间，恶犯们也打累了，把遍体鳞伤的关兆起绑吊在上下铺梯子上，他又被折磨昏死过去。

当关兆起苏醒过来时，被躺在“学习室”的椅子上。恶犯范兆尧说：“李凤江大队说了，对法轮功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过份。”关兆起要求找值班狱警说理，犯人挡着不让见，狱警也躲着不见。恶犯们仍折磨关兆起罚站，他站不住，就用两个犯人架着罚站，恶犯范兆尧为邀功请赏，假冒关兆起名字写“五书”交给狱警。

恶人就拿来诬蔑法轮功的邪恶试题，逼关兆起答，关兆起拒绝并撕毁，就继续被体罚，连续八天八夜罚站，不让睡觉，不让坐着，脚和小腿都红肿的厉害，脚肿的穿不上鞋，后来由红肿变成黑紫色。

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关兆起为声援被监狱长王永祥毒打的同修，绝食抗议一个多月。期间，关兆起被监狱医院两天一次野蛮灌食，他每次都高喊“法轮大法好”，全监狱都能听到。监狱“610”李凤江指挥恶犯范兆尧、钟海滨、李来权、李大威殴打关兆起，他的头部被一次次打成重伤，留下了后遗症，出狱前鼻子经常出血，吐血。

二零零八年九月十八日，关兆起结束六年冤狱回家，身体和精神状态与先前判若两人，后背部被打得聚成10×8厘米的大肉(转下页)

(接上页)包, 象个严重的后遗症病人, 失去记忆力, 反应迟钝, 目光呆滞, 身体虚弱得直打晃, 腿脚走路不好使, 上下楼得扶着。

关兆起仅出狱十个月零八天, 于二零零九年七月二十六日不幸含冤离世, 时年 56 岁。

4、郁桂香又多次遭摧残迫害, 导致含冤离世

二零零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晚六点多钟, 郁桂香在家中, 片警庞福成等警察闯进屋, 企图绑架她, 让跟他们到派出所去一趟。郁桂香不去。警察一副凶相说: 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郁桂香正念抵制, 绑架未遂, 警察强行拿走大法师父法像, 郁桂香阻拦, 警察险些把她推倒。

二零零四年九月十八日晚上, 郁桂香和一伙伴(富裕县人)帮朋友看家, 被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康云凤(女)等六、七个警察在门外偷摸断电, 郁桂香开门查看, 被强行绑架抄家。警察把郁桂香拖拽到让胡路公安分局四楼, 当时她身体被折磨的抽搐哆嗦, 半夜十二点, 又把她从四楼拖上车送往大庆看守所。车开出不远, 郁桂香身体抽搐成一团, 警察怕她死在车上, 就送进龙南医院, 康云凤勒索她家人一万元钱, 才办“取保候审”放回家。富裕县胡姓刑警队长趁火打劫, 又勒索郁桂香家人三千元钱。十多天后, 警察企图再绑架郁桂香, 她被迫流离失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一日下午, 郁桂香在流离失所中一住处, 再次被让胡路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康云凤等绑架到大庆看守所, 郁桂香身体又被折磨出哆嗦抽搐状态, 看守所拒收。康云凤把郁桂香拉到大庆人民医院, 串通大夫给郁桂香打针, 她抗议不打针, 四个警察就按着她, 大夫打上针, 她就什么都知道了。康云凤以造假手段, 把郁桂香送进大庆看守所关押。

郁桂香绝食抗议非法关押, 看守所狱警指使犯人每天把她抬出去灌食, 食管插不进去, 恶狱医齐红(女)指使四个犯人按着她强行灌食, 并把嘴堵上, 直到她喘不上来气休克, 恶人才放手, 她的嘴里、外都被掐、按坏了, 血淋淋的。一次于姓男狱医邪恶地对郁桂香说“对你们法轮功讲什么人道, 你死了与我们也无关”。在给她灌食时用皮管子在鼻子里乱插, 她鼻子被多次插破。郁桂香告诉于姓狱医善恶有报的天理, 他不听。每天郁桂香被灌食后, 都呕吐不止, 直到把灌进的食物吐出为止, 最后吐的都是豆油颜色。

一天早晨八点犯人报号时, 郁桂香喊“法轮大法好”, 要求无罪释放。看守所杜所长指使张静芝等三、四个犯人对郁桂香连踢带打, 揪着头发往墙上撞, 连续几天这样折磨她, 一次被撞昏过去。郁桂香被摧残得不能走路, 骨瘦如柴, 如厕时都是犯人背着去, 就这样她又非法判三年劳教。二零零五年元月十二日, 郁桂香被大庆“法制办”送到黑龙江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 检查身体拒收后, 又送进大庆看守所关押六天, 于元月十八日被释放。此次郁桂香被大庆看守所非法关押三十七天, 她绝食三十七天, 期间有三次被灌食休克。

二零零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郁桂香家被让胡路龙南公安分局警察用开锁大王打开房门, 进屋就把她按在地上戴手铐, 家人上来制止, 一个警察用拳头打家人胸部、头部, 用两手掐住家人脖子, 险些掐背过气去。警察强行把郁桂香抬走, 非法抄家。在龙南公安分局, 郁桂香身体又被折磨得哆嗦抽搐, 警察把她送到龙南医院, 当医生要求转科治疗时, 警察才离开医院。

二零零六年三月三日, 被中共非法判刑八年、非法关押在大庆监狱被迫害致生命垂危的法轮功学员程佩明在龙南医院正念走脱, 只因程佩明往郁桂香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三月四日上午, 大庆监狱、大庆公安、国安、武警部队三十多

人, 如临大敌, 包围了郁桂香的家并砸门, 当时郁桂香没在家, 家中的孩子因害怕没给开门, 暴徒们就撬门侵入, 嫌孩子不给开门, 就用警棍打孩子头部。当郁桂香往家里打电话时, 得知警察正在找她并抄家, 郁桂香又被迫离家。

邪恶之徒为找到郁桂香, 疯狂地悬赏、到处贴告示和郁桂香的照片, 小区内到处是便衣, 不断的拦截盘查过往的行人。郁桂香家附近和婆婆家楼区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警察查看骚扰。大庆监狱还胁迫被非法关押在监狱里的关兆起提供妻子郁桂香的信息, 遭到关兆起拒绝。警察利用一切不法手段, 跟踪、蹲坑、监控监听关兆起郁桂香夫妇的所有家人及亲朋好友的电话和手机, 并上门骚扰、绑架未修炼法轮功的家人, 三个警察还明火执仗地在郁桂香的妯娌家蹲坑三天, 郁桂香八十多岁的婆婆(关兆起的母亲)也未能幸免遭骚扰。当时郁桂香的丈夫关兆起被关在监狱迫害, 婆婆和孩子都需要郁桂香照顾与抚育, 使她有家不能回, 在外面颠沛流离, 举步维艰, 过着动荡不安的生活。

二零一二年四月份, 大庆油田公司“610”给郁桂香的单位施压, 逼迫郁桂香在“转化”书上签字, 不签字就劫持到五常“洗脑班”, 郁桂香拒签字。同年六月二十八日, 大庆油田“610”主任刘希平(已遭恶报死亡)带人强行绑架了郁桂香, 在送五常“洗脑班”的途中, 郁桂香又全身出现抽搐, 然而刘希平恶行不止, 把她送到医院让专家会诊, 坚持要把她送进洗脑班, 郁桂香在医院里仍抽搐不停, 刘希平才肯罢休。同年八月份, 刘希平又企图将郁桂香送进伊春“洗脑班”迫害, 遭到郁桂香抵制, 绑架未遂。

从一九九九年七月开始, 中共对法轮功二十六年的邪恶迫害, 郁桂香曾被八次绑架, 多次遭到毒打及酷刑折磨, 两次被判三年劳教拒收, 三年多在外流离失所, 这一切残酷性的邪恶摧残, (转下页)

生活磨难重重压 九字真言化险为夷

【明慧网】刘姐是我店里的顾客，为人直心快，做事干净利落。她丈夫是个抑郁症患者。在二零二二年疫情封控期间，因她丈夫随时会情绪爆发；一旦他控制不住自己，不是要提刀杀人，就是要自杀，所以，刘姐总是提心吊胆的。

有时，刘姐就来我店向我们诉诉苦，发泄发泄心里的怨气。我们给她讲了很多大法的神奇和超常，并嘱咐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虽然她嘴上答应着，可是她的思想就象紧绷着的弦，每天这样高度紧张的生活，无法静心念这九字真言。

二零二二年年末，好不容易全国解封了，但她面对的却是更残酷的事实：她姐弟三人的家里，在五天内，有三位老人，即她自己的父亲、弟弟的岳父和妹妹的公公相继被“新冠”夺走了生命。可是医院里却说，在死亡证明上，不能填写是因为“新冠”而死，必须说是因其它病过世的，医生说这是上面的要求。他们只能又气又恨又无奈。

为了她父亲的葬礼，她的弟弟、妹妹、妹夫又与她闹翻了；因为刘姐的丈夫有抑郁症，刘姐就没有让他去送葬，怕他情绪不好，出事情。可是，她的弟弟、妹妹及妹夫都不答应，说刘姐的丈夫不孝，要去找他理论。面对父亲的离世的悲伤、担心丈夫犯病，又要面对弟弟、妹妹的苦苦相逼，而且自己又感染了“新冠”病毒，刘姐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倒在地上嚎啕大哭。看到这个情景，她的弟弟、妹妹才没有去找她的丈夫算账。

刘姐给我们讲了她家里发生的一切，最后忧伤地说，这次自己可能过不了这一难了。我们也只有用自己在大法中悟到的法理来开导她，可是无论我们怎么劝



说，她都无法提起精神。我真是为她担心。

一天下午，我打电话问她其它的事情，她还在睡觉，听她说话的声音，知道她的情况很不好。第二天，她到我这里来。我真诚而急切地对她说：“刘姐，你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就不能试一试吗？念‘九字真言’有那么难吗？”她忧伤而无奈地说：“我心里静不下来，想不起来念。你让我怎么试？”

我说：“有个八十多岁的阿姨，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就打坐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每次见她都是红光满面的；还有几个大姐为了坚持每天念‘九字真言’，就强制自己每天早晨醒来默念几十遍，晚上睡觉前念几十遍，这样慢慢就养成了习惯。你也可以每天睡觉前念，早上醒来开始念，固定每天念多少遍，养成习惯，就不会忘了。”这次她动心了，说：“好吧，我回去试试看”。

三、四天后，我们再见到刘姐时，见她神采飞扬，容光焕发。她兴高采烈地说：“你们看我好精神，这‘九字真言’太神奇了，谢谢！”她简直是脱胎换骨，完全变

了一个人了。我高兴地说：“你要感谢大法师父！”她无限感激地说：“谢谢大法师父！”

看到刘姐的变化，心里无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法轮大法救度众生于危难之中，在您遇到困难甚至绝境时，请打开心灵的窗户，虔诚地祈求法轮大法师父的帮助和保护，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九字真言，可能您也会在不知不觉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柳暗花明又一村。（文／大陆大法弟子）◇

（接上页）导致郁桂香在精神和肉体上造成巨大伤害，二零二五年二月十九日，郁桂香含冤离世，终年 70 岁，离世前她曾出现咳嗽、吃不下饭、昏迷、吐血症状。

中共血债累累，天意要灭这红魔

关兆起、郁桂香夫妇按真、善、忍标准做人，在大法中受益，温馨和睦的家庭被中共迫害致家破人亡。其中关兆起冤狱时，他八十多岁的父母想念狱中的二儿子（关兆起）先后离世。那时关兆起的老父亲想他，整天忧郁，闷闷不乐，于二零零五年九月去世时也没见到二儿子；老母亲想儿子逢人就问我二儿子呢？后来甚至一天要问几十遍，不回答老人就哭起没完，亲人担心老母亲承受不住，只好哄骗她说：“你二儿子去新疆了。”因母亲总也看不到儿子，精神受到刺激，半年后变成疯疯癫癫，整天得有人看着，不然跑出去就找不到家，几年后老母亲去世。

中共的迫害，导致关兆起、郁桂香夫妇无法为父母老人尽孝，无法为儿女尽父母责任。然而中共恶人还造谣说：“炼法轮功的不管家不管孩子。”关兆起、郁桂香夫妇所遭遇的迫害，在当今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众多案例中的一个而已。

邪恶的中共命债累累，血债累累，天意要灭这红魔，指日可待，劝君远离中共邪党，别为这西来幽灵站队遭殃。◇